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十七回 灌夫罵人何嘗真醉 屠兒善價別寓奇文

卻說甘棠正很得意坐在那裡，忽見一個人直闖進來，立在前面笑道：「恭喜哩！天大的富貴在後頭，還坐著麼？」甘棠一看，見是個極有勢力的人，忙立起來。那人向袖中取出張紙來。甘棠接來看時，不覺喜逐顏開，將這張紙接了，忙請他上坐。那人笑道：「不必罷，你趕快預備動身，好好做事去。我還有要公，怒明天不能送行呢。」說完，竟自走了。這一夜的甘棠，直忙得個不了，鎮（整）夜沒閉眼。一到天明，便搭京奉車南下。那時國泰民和，四海一家，便是江南一帶有些小靖，幸當軸的思慮預防，爪牙密布，也不致鬧成亂子。所以萬里笙歌，竟太平平的捧著甘棠南下。不到四五日，便到了古符離，離故鄉不遠。

甘棠自念：「自當年學堂斥革以後，畏著裡黨清議，不敢回家。那些鄉曲父老，早把自己斥為異類。如今受貴人密命，衣錦歸來，正不如有些幾個前倨後恭的蘇嫂。倒不如趁便一走，享受他們的十里郊迎。」主意已定，便一封信去向符離警廳借了兩名警察，軍裝喧赫，裝點些闊官態度，便威威武武的迂道還鄉。果然男的的女的少的，都張目吐舌道：「生子當如鄭家兒。不是祖宗積德，那裡生得這寧馨兒。」於是送酒送食，問寒問暖，登時把甘棠家裡的兩扇破門都擠壞了。

甘棠這時趾高氣揚，聚了許多父老，大開筵席。半酣，執杯傲睨，笑顧四座道：「數年不見，不覺都蒼老許多。回想當日讀書時節，誰比我聰明，又誰比我老成？那知風雲一變，竟僥倖做了吳下阿蒙，讀漢『高孰與仲多』一語，真個出人意料呢。」眾人哄然道賀。

正一陣拍掌歡呼中，外邊僂倮娑娑的進來一老人，拭著老眼直趨筵前道：「老夫也來見識見識鄭甘棠是什麼樣的貴人呢。」

說時，出人不意的將桌子一拍道：「呸！我道是什麼貴人，原來還是這賊樣子。」說完，箕踞上坐，睜目直視道：「鄭兒，你今天也算得意麼？溯自王綱解紐以後，亂臣賊子，乘時蠶起，干戈凶歉，一歲數興。老弱轉溝壑，桀黠入萑苻，死的亡的何止數千。你也是個人啊，既記得著家鄉，應該記得父母怎樣的養大你來？現對著故鄉清白父老，倒來裝威作勢的驕人麼！咳，賢奸倒置，連你這樣人也會充起官樣來，怪不得烏龜王八都要一日三遷呢。」

甘棠正興會淋漓的時候，不防從外面撞進這人破口大罵，不覺面紅耳熱，頹然坐在椅上，一句話也答不出來。那老人益發大聲道：「我曉你這次南下，總又包著滿腹禍心，助桀為虐的來挑撥大亂呢。我這兒是窮鄉僻壤，怒容不下你這貴人，還請揀個熱鬧地方拖展去罷！」說完，回顧四座道：「我們鄉下人懂得什麼，只『廉恥』兩字是還要的。家裡那裡沒酒喝，卻來充豎子清客！依我說還是丟了走，乾乾淨淨的各尋本分罷！」

說完，立將起來，當先向外。一班父老聽得這一場話，如鑽刺心，一哄的散了。只留下個甘棠，氣得目瞪口呆，好一回才回過來道：「這算是什麼事呢！」一場打癩，到明天鼠一般的丟了故鄉，吩咐兩個警士還去，自己沒精打采的向江南來。

這一段故鄉悶氣，直到渡江時節，眼看著百里名城，旌旗雄壯，才漸漸的消釋了。一過江，且不進城，先在下關歇了一夜。這一夜覺得粉痕脂屑，都半鄉音，燕瘦環肥，惹人去取，比較外向縫窮婆做定情詩時候，得意了許多。到明天橫豎沒事，正好勾當公幹。便車馬喧赫的進城，投刺崇轅，招待頗盛。甘棠一面將密令給幾個要人看了。幾個要人覺得他官職雖不高，既膺重任，便是得罪不得的，一律每到必見，每見必先。有時留在衙內吃飯，也是招朋集類，待如上賓。甘棠心裡想：「不料我這鄉里唾棄的鄭甘棠，竟風芒到如此。可惜沒拉使酒罵坐的老頭兒來見見，也顯得我原是知遇之隆，不可一世的呢。」

在江南混了幾日，便到上海，把密令上的職務一一趕完，然後伸手躺腳尋樂起來。一天走過雲南路，記起那時同長鶴山在靠街樓上，精室裡邊，真個無酒不香，有花皆豔。便低回往復的寫了封信給鶴山，後邊還寫了幾句道：「心事已了，轉瞬便可發現，十日以內，海上苟有驚天動地事出現。請公南向酌一杯酒，賀我成功。」果然不上幾日，上海便生出了件奇奇怪怪事來。

原來上海有個著名的豬仔販，姓水字尚白。他原是犯過案驅逐出境的人，後來遇了恩赦，便捲土重來，秘密乾這營業。

不知怎樣居然認識了甘棠，志同道合，自然日漸親熱起來。一天甘棠接了個密電，便匆匆來尋尚白道：「前天替你介紹的一注賣買，如今那人已答應了。只不知你豬仔是分幾種程度，到底中用不中用的呢？」尚白道：「那裡沒有程度上的分別，你要那一種，便給你那一種便了。」甘棠道：「價錢呢？」尚白道：「這須程度分別呢。譬如你要下等的，這人數便應多些，價錢（錢）也略貴。只這一種貨現因各地需用的甚多，早分售開去，倘要大批時，怕一時還湊不起來。我看你所要的還不見得是這種，倒不如把這兒蓄著的土貨，一古腦兒買將去，包你合用呢。」

甘棠聽了正中下懷，道：「土貨原也好。只全是土貨也用不著許多。不如我包給你辦，將土貨、客貨三七搭著，限三日內開單算帳。」尚白道：「那裡便要得這樣急。」甘棠正色道：

「這不是說笑話的時候啊！你不知道現在這批貨是等著用的，不要說三天，便是一天半天，也不算什麼從容呢。」尚白笑道：「從沒聽過買豬仔限過時候的。你這豬仔是充什麼用的呢？」

甘棠歎道：「你還不知道麼？現在正是工事忙迫的時候，遲一日有一日損失。那位買豬仔的，不要說他一生富貴榮華在這幾個豬仔身上，便是他子子孫孫千秋萬世，也全靠著他們。俗話說的好：『船到橋，落篷梢』，什（怎）麼不急呢？」尚白聽這幾句，已明白了七八分，自然唯唯答應。真個不上三天，把許多著名土貨，夾著些客貨，開單送到甘棠那裡。

甘棠接賬一看，果然有許多著名土貨在那裡，歡歡喜喜電告買者。那知限期太迫了，尚白少不得開了些虛賬在單上。不到幾日。那些豬仔也有說僱價太賤的，也有說身家清白不願做這辱未（沒）祖宗的生活的。尚白便發急起來，來尋甘棠商議。

甘棠也知了這件事，心裡想：「這原是件奇妙不測的事情，便最多些不願意，我經手的事情總過了門了。只尚白那裡卻是個減價剋扣的絕好機會，不可放過了他。」

卻好尚白來了，甘棠便用著引滿不發的法子，將尚白一頓抱怨。又說：「才荷著天高地厚的恩，將驅逐出境罪名取消了，卻又弄起古怪來。」可憐尚白滿腹聰明，禁不起鄭甘棠幾聲恫嚇，便情願把原價打了八折，把兩分讓給甘棠，贖了個心情糊塗措止乖方的處分，才算了結。只這件買賣雖打了個七（八）折，尚白到底賴著日月未光，登時發跡，買了所極大房子，車馬喧赫的充起上海闊寓公來，這是後話不提。

再說甘棠待這件買賣一成，星夜搭車北上。正是：鞭敲金鐙響，人唱凱歌還。不上幾日，到了北京，把自己經手的事件交代清楚。那豬仔主人自不要說了，便那天晚派人傳令的貴人，也非常獎飾，說：「韓信當日一日下齊七十餘城，還不及卿不血一刃撫遍東南。」便將甘棠敘功紀錄，升了一級。

京裡那班忙著沒事的官僚，一聽這個信息，便如蠅集臭，要替甘棠稱觴慶賀起來。甘棠那裡肯推辭，自然滿天快活的籌備。到那一日，天清氣朗，賀客如雲，招遍都下名伶，奏歌侑酒。真是：